

河北省新闻简讯

河北省秦皇岛市一女法轮功学员被绑架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十点多, 秦皇岛一女法轮功学员(六十多岁)在海阳镇的海阳大集东门讲真相时, 被绑架上了警车。具体哪个派出所待查。

河北张家口市宣化法轮功学员张新华被绑架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 张家口市宣化区同修张新华在宣化朝阳楼附近讲真相时, 被南大街派出所警察绑架, 详情待查。

现任张家口市宣化分局局长是刘秀杰, 唐县人, 原康保县公安局局长。二零二二年一月, 已免去黄泰峰宣化分局局长职务。

河北保定定州市号头庄乡吕家庄村干部骚扰法轮功学员家

二零二二年四月二十四日上午, 河北保定定州市号头庄乡吕家庄村干部郭永军带领号头庄乡副所长耿见虎和其他两位(不知名), 到吕家庄村法轮功学员赵会芹和马玉爱家。赵会芹家没人, 他们到马玉爱家翻箱倒柜每间屋里到处乱翻。

河北省秦皇岛法轮功学员田树君又被绑架

几天前, 法轮功学员田树君又被绑架, 现场情况分析可能是在家门被撬开后绑架的(现在发现防盗门锁已经被换了)。被绑架后, 田树君现在在秦皇岛公安医院隔离囚禁。◇



河北省女子监狱十三监区狱警骆洁的恶行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河北省女子监狱十三监区狱警骆洁, 因积极追随中共流氓集团迫害法轮功学员, 后升为教导员。在她任职期间, 直接参与和操控包夹犯人及邪悟者采取体罚、毒打、辱骂、吊挂、剥夺睡眠、压胸与腿紧贴、身上浇水, 不让洗漱、禁止购物等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 造成法轮功学员致死、致伤、致残、神志不清。

河北省女子监狱十三监区, 人称“魔鬼监区”, 各监区所有抵制转化的法轮功学员均被送到这里强制转化。在狱警办公室对面一间几平米, 冬无暖器, 夏无电扇的谈话室里, 恶警们每天放诬蔑法轮功的录像或帮教讲污蔑法轮功的内容, 每天早晨五点至晚上十一点半或十二点才允许回监舍, 长达十九个小时, 恶警逼着法轮功学员签恶警早已拟好的所谓“四书”, 逼迫签字。如不配合, 就采取极其邪恶的手段进行摧残。

以下是部分遭骆洁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案例:

1、曹淑兰, 沧州市南皮县法轮功学员, 家住沧州市新华区。二零一二年一月三十一日晚曹淑兰被国保大队队长唐国利等劫持。被运河区法院非法判刑七年半。她被关押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十四监区迫害一年四个月后, 转十三监区继续迫害。为了让曹淑兰写“四书”放弃修炼, 狱警骆洁对曹淑兰进行体罚, 从早晨五点一直站到夜里十二点, 曹淑兰两腿两脚肿胀的站不住, 只好坐在地上, 犯人柳力会(四川文盲)就用棍子打她。

在滴水成冰的冬天, 狱警骆洁指使犯人往曹淑兰的头上、棉袄、棉裤、棉鞋里倒冰冷水, 冻得曹淑兰浑身哆嗦不止。

骆洁给柳力会、张丽(任丘油田邪悟者)棍棒和胶带, 她们把曹淑兰的头塞进裤裆里, 用胶带缠上, 把她的双手用胶带缠紧反绑在背后, 嘴用胶带粘上, 当时曹淑兰呼吸困难、几乎窒息。暴徒们不管曹淑兰的死活, 用棍棒猛击曹淑兰的头部、颈部, 致使她的颈椎错位, 脖子肿胀僵硬、吞咽困难, 吃东西噎着就是咽不下去。她们每天对曹淑兰殴打、谩骂, 狠狠打她的脸, 嘴角打得鲜血直流, 把人往桌子底下塞, 曹淑兰旧伤未去又接新伤, 浑身青紫、体无完肤。

长期的非人的折磨致使曹淑兰奄奄一息, 心脏十分衰弱, 体温慢慢下降变凉, 瞳孔放大, 眼前一个圈一个圈的往四周扩散, 头晕迷惑意识涣散。

2、赵桂艳, 女, 唐山市迁西县东荒峪镇法轮功学员。二零一四年七月因告诉人法轮功真相遭绑架, 被非法判刑三年, 二零一五年四月被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十三监区。当时的教导员是骆洁, 赵桂艳被强迫每天从早上六点站到晚上十二点, 每天十八个小时, 每天都有包夹轮换盯着。到了第三天, 包夹(杀人犯)过来问: 你还炼不炼? 赵桂艳不说话, 包夹抡起胳膊就啪、啪几个大嘴巴, 打得她头痛目眩、两眼冒金星……为逼赵桂艳“转化”, 强行洗脑, 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身心的双重折磨, 致使她的抑郁症复发。包夹王晓敏抡起巴掌打她的脸, 直到打累了才停止。打嘴巴不行就用筷子撬她的牙, 牙齿撬坏三颗, 其它牙齿都松动了。赵桂艳满脸都是血, 脸肿的象馒头似的, 好几天后才消肿。

狱警还把赵桂艳两只胳膊绑在十字铁架上, 身体悬空挂起来, 双脚似沾地不沾地。再安(见下页)

(接上页)排犹大给她念污蔑法轮功的书,包夹王晓敏在旁边看着。这一吊就是三天,只在夜里睡觉把手铐铐在床上。第二天接着吊。她被吊的浑身哪都疼,两腿浮肿,头脑昏沉。那种难耐的痛苦,使赵桂艳不自觉地把头往铁架子蹭,蹭的几乎出血。她被上着大挂强制洗脑,犹大念着不堪入耳的污蔑师父的谎言,包夹说该吃饭了,她说不吃。包夹就强行往嘴里塞。如此的侮辱令她一怒之下,“噗”的一下把饭喷在王晓敏的脸上。王晓敏气急败坏,抡起巴掌打她的脸,不知打了多少下,直到打累了,气喘吁吁的才停止。赵桂艳被打得鼻口流血,牙齿松动,脸肿的变形。

3、张云,女,年龄未知,鹿泉监狱一大队财务科会计。张云于二零一三年十一月初被诬判三年半,后被非法关押在河北女子监狱十三监区。张云因为不“转化”,经常被监狱人员谩骂,监狱连续几个月不让她洗澡,她的身体状况很不好,还要长时间在所谓的“学习室”进行“学习”。为了让她精神垮掉,恶人们写好谩骂法轮功和师父的话,强迫她按手印,长时间的精神摧残,她的身体不断恶化,致使出现生命危险。

十三监区是河北女子监狱的教育监区,表面上负责未成年犯人的教育,实际上是强制“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最主要的基地。该监区有近一半的监舍是用来转化的所谓“学习室”。不转化的从早上五点多到十一点多都在学习室强迫学习,回监舍睡觉时床边也有人监控,法轮功学员不能与其他人接触,基本上被隔离。

4、赵宝莉,女,57岁,承德法轮功学员,承德市供电公司职工。赵宝莉于二零一二年一月五日,被非法关押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十四监区,被迫害一年零一个月后转入十三监区。下面是她本人叙述:

“在十三监区每天五点起床,晚上十一点五十睡觉。二零一三年十一月一日,我感到离家又近了。

这时教导员骆洁找我谈话说:‘监狱说了,百分之零点一的不转化都不行。’说你必须转化,哪怕假转化都行。我告诉她:我百分之百不转化!教育科长张会民也找我谈话。我正告他,我修炼法轮功没有罪,我只知道我是被非法关押迫害的。过后,我的环境变的更加恶劣,狱警骆洁指使孟矗、张丽、柳立会、张桂芝做‘帮教’。孟矗就先打了我一顿。然后让我站三天,并说‘三天后见’。‘包夹’柳立会告诉我说,她丈夫就被她打的昏迷半天才醒的。她拿着纸卷成的棒子,往我脸上抽打,几下嘴里就流血了。再接上几瓶凉水往我头上浇下来,水一直流到脚底。还在衣袖里加满水,连打带骂。冻的我直哆嗦。她们就说我有附体,哪哆嗦就打哪。她们的打骂声很高,那么大大动静狱警们都能听的到,没人管,她们更加猖狂到了极点。

“到晚上狱警点名时,我在洒着水的地上坐着,狱警看见后说:快把门关上!柳立会脱掉她的鞋,用鞋底打我的头,手举的老高,一下下的打在我的头上。她还用双手晃动我的脑袋来回拧。都听到脖子嘎嘣的响声。脑袋上打得到处是大包,睡觉都得趴着睡。身上没干过,头发被揪的掉一地。天天从头上往下浇凉水。尤其是腰部、膝盖经常在凉水中泡着,疼痛难忍。晚上大家都睡觉了,每个班的狱警都安排我到大厅中罚站,她们都疯了一样的折磨我。

“一天晚上,那个不信神的教导员骆洁,却听信了一个‘帮教’所说的‘折桃树枝驱邪’的胡言。领着她们折了桃树枝、捆成捆。之后,天天拿桃树枝抽打我。还将我身上的衣服上写上她们的各种咒语,揪着耳朵轮着念咒。一边念一边掐我耳朵,将耳朵对折,叫嚣:死都得转化。天天掐我的食指上骨节,三个人将我打倒后,将她们事先写的‘转化书’,强迫我按手印。她们用各种方法天天折磨我。早饭后,将刚擦完地的抹布塞我嘴里;将我手背到后面吊起。吊在窗

户上的铁栏杆上。再将好几瓶子凉水从头灌到脚,腰部全部浇透。顺着头顺着脚往下淌水,就这么脚尖点地式吊起,从早饭后一直吊到中午。中午吃完饭放下来时,手都肿的跟紫茄子一样没有知觉,头晕目眩瘫坐地上,左手背神经麻木半年后才有知觉。我已经被折磨的面目惨不忍睹。十三监区对我令人发指的摧残迫害一直进行着。再后来,教导员骆洁找我谈话,发现我已经说话迟钝、眼神呆滞、甚至语无伦次,才下令停止对我的迫害。那离回家还有不到一个月了。”

5、张晓杰,女,去世时年龄,五十一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秦皇岛市高级技师学院讲师。二零一四年底,张晓杰被非法判刑五年,劫持到河北省女子监狱十三监区。教导员骆洁指使三至四名帮教和包夹进行强制转化。

(一)被迫超长时间“学习”。张晓杰从每天早晨五点至晚上十一点半或十二点才允许回监舍,长达十九个小时,白天一直是帮教讲污蔑法轮功的内容和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晚上回监舍后,床边还有一个专人轮班坐小板凳看着她,不让休息、睡觉,强迫学习她们的东西。

(二)变相体罚。监狱法规定: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实际上在强制转化法轮功学员时根本不管这些。每天在“学习室”的十九个小时里,帮教或包夹不让变换姿势,如果早上选择站着,就全天站着,如果早上选择坐着就要全天坐着,导致腿、脚浮肿,上厕所都要被限制。

(三)强制按手印。她们把写好的“悔过书”拿来,让张晓杰签字,按手印。不按,就叫来其它“学习室”的包夹、帮教,四、五个人一起把张晓杰打翻在地,揪头发,拽胳膊,骑在张晓杰身上,脚踩住张晓杰的手,强行让张晓杰按手印。每天二次,持续多日。◇



迫害法轮功 法网难逃